

散文

2017中国年度散文

王剑冰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叶辛《到佛子岭去》

迟子建《水银花开的夜晚》

刘庆邦《推磨》

刘醒龙《吉祥是某种几乎错过》

李娟《擅于离别的人和擅于到来的人》

葛水平《长袖曼舞的时光》

张守仁《王蒙：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》

石英《良性的感觉就是恩》


鲁敏《伪装成幽默的黑色泪水》

裘山山《最后一程》

2017中国年度散文

王剑冰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散文 / 王剑冰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45-7

I. ① 2… II. ① 王… III. ①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377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SANWEN

2017 中国年度散文

选编者: 王剑冰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孙精精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: 101117]

开本: 69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20 字数: 271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80584262]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/ 到佛子岭去 叶 辛
- 006 / 水银花开的夜晚 迟子建
- 011 / 松浦居随笔 张 炜
- 023 / 推 磨 刘庆邦
- 029 / 常书鸿：此生只为敦煌 李 辉
- 042 / 去额尔古纳的几种方式 徐则臣
- 046 / 何处是乡愁 梁 衡
- 051 / 吉祥是某种几乎错过 刘醒龙
- 059 / 读红细解“三春”意 朱增泉
- 067 / 大理风花雪月 丹 增
- 075 / 那一个地方——康巴藏区散记 谭 谈
- 081 / 那一年的白灾雪原 张承志
- 090 / 我多想让他再恨我一回——与百岁老作家马识途先生的交往 周 明
- 095 / 远思长忆 路小路
- 104 / 三看昭通 叶 梅
- 111 / 脱贫何以称“攻坚”？ 蒋子龙

116 / 衣装亦庄	邵 丽
120 / 翼下盛开的故乡	张子影
125 / 擅于离别的人和擅于到来的人	李 娟
129 / 长袖曼舞的时光	葛水平
136 / 重读汪曾祺赠画	韩小蕙
138 / 王蒙：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	张守仁
150 / 风吹岁月（延安插队生活片忆三题）	叶延滨
157 / 和父亲猴年说猫	阎 纲
163 / 起先我调金虎，后来金虎调我	黄亚洲
170 / 君子慎独	龙 一
175 / 信义平遥	苏雪依
184 / 良性的感觉就是恩	石 英
192 / 天下蔚州	梅 洁
200 / 庄子的魅力	陈世旭
207 / 你看风景，风景看你	丁 帆
211 / 少年鲁迅的家境	张映勤
221 / 伪装成幽默的黑色泪水	鲁 敏
225 / 乡野之神	林 森
233 / 生命无法错过偶然	乔忠延
240 / 天大的一盘沙——巴丹吉林行吟	漠 月
249 / 轻盈的浮动的	朱以撒
252 / 隐逃的倭瓜	蒋建伟
256 / 最后一程	裘山山

260 / 黄钟大吕听雄安	徐 剑
273 / 不知道的夏天	徐 芳
277 / 通天河畔的藏娘社（节选）	唐 涓
286 / 那些消逝的声音	余继聪
295 / 辗转反侧时，古诗是良药	李晓愚
299 / 回望书	简 默
309 / 编后记	王剑冰

到佛子岭去

叶辛

国庆十周年的时候，1959年10月1日，哥哥送了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一本红封面的硬壳笔记本，装帧十分漂亮，里面还有彩色的照片，都拍的是祖国大地上新的建设成就和风光。

其中一张彩照，下面标明的文字是：佛子岭水库。

只见巍峨的大坝后面，是一泓碧水，煞是漂亮。

那时候我不知道佛子岭在哪里，只因喜欢那张彩照，喜欢漂亮的笔记本，我记住了佛子岭水库这个地名。

上了中学，课本里有一篇《到佛子岭去》的散文，是和巴金一起创办《收获》杂志的老作家章靳以写的。课文不长，老师要求背诵，故而加深了对佛子岭的印象。

课文里提到好几个地名：官亭、梁家滩、霍山、淠河……一些小地名，就是没有明确提到佛子岭水库在什么位置、什么地方。课文中也讲到很多从湖南、山东、成都到佛子岭去的客人，通过人们的对话，我感觉到，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往佛子岭的工地上赶，去看热火朝天的工地，去仰望建设中的连拱坝。这让我更增添了对佛子岭的向往和憧憬。

再后来，爱上了文学。从国庆十周年的散文集中，又读到了《到佛子岭去》的散文，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中学课本里的，只是整篇散文的节选，原文要长得多，于是不由自主又读了一遍。

读了整篇散文，仍然不知道佛子岭在什么地方，只是感觉是在安徽省山区的某个角落里。

乍到佛子岭

说是乍到，是因为人已经到了那座六十年前开始建造的巍然大坝跟前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佛子岭，这就是青少年时期留在记忆中的、课文里背过的、散文集中读过的佛子岭水库。

哎呀，我使劲地回想，昨天坐着大客车，雨雾朦胧之中，从省会城市合肥出发，经过六安市，再到了六安市下面的霍山县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佛子岭。车窗玻璃上蒙满了水汽，必须用手抹拭一下，才能看清外面的景致。章靳以当年写到的茅草棚，路边的小吃摊，都不曾看到。实在是有点遗憾。

我睁大了双眼看，有雨，雾很浓，唯有散文里写到的那条淠河，清朗而又澄净，显得十分温顺。雨雾之中，湿气很重，空气却很清新。同行的作家蒋子龙说：“这地方有雾，没有霾，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高，不但夜间睡得好，午睡都睡得很沉。”来自山东的作家张炜则说：“这地方好就好在不可复制的生态之美。”

可见他们的心情和我的一样，虽然碰到了朦朦胧胧看不甚分明的雾天雨地，还是发现了佛子岭独特的生态。同行的张炜私底下还对我们人手一瓶的水发出疑惑的议论：“为什么取名‘刚水’？这个刚字……”

于是我仔细端详佛子岭出的这一款口感清冽的水。哦，原来佛子岭上雨雾茫茫之中，有漫坡漫岭的竹海，这水从竹根下流过，经过根须的层层过滤，佛子岭山上的老百姓世代饮用，俗称“刚水”。这水汇聚到山坡下的河谷之中，就是淠河。怪不得当年章靳以写到的“水又清又浅”的淠河，六十年过去了，现在还是那么清碧呢！

我呢，说不清是一种青少年时的情结，还是望着眼前细雨中透光的水波、一湾涟涟碧水，也写下了一首小诗：雨中佛子岭，雾纱漫山林；溪色酿美酒，刚

水无弦琴。

最后这一句，是从古诗“青山不墨千秋画，绿水无弦万古琴”化过来的。

清澄碧透的水色让我想到能酿美酒，是当地老乡告诉我，这地方古来确有酿酒的糟坊，出的酒就以地名相称。是叫霍山酒还是佛子岭，老乡也讲不清了。

我心里说，这无关紧要，只要有依据就行。

回到上海，多少还是有点遗憾，虽然知道了佛子岭的大致方位，是在安徽六安的霍山县境内，但是一路之上，究竟有些什么见闻，具体路径怎么走，还是不甚了了。不过，总算是看见了童年时代在照片上看了又看的佛子岭水库，这可是“共和国第一坝”啊！可以说是不虚此行。

这是两年之前，2015年初夏的事。

又到佛子岭

正是怀有这一心理，今年春夏之交，说又有一次去往佛子岭的机会，你愿意去吗？

我欣然而往。这一次去，内心里有了准备，暗自说，得把如何到佛子岭去，该怎么去，细细地摸个透。

第一站自然是到六安。

知道六安，有两个缘故，一个是六安瓜片，一种名茶，在上海名声很大。周总理生前喜爱喝六安瓜片，邓大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还让办公室的同志下去代购六安瓜片。另一个原因是，高铁通了，六安到上海才三个多小时，大量出自六安的农副产品运进了上海，六安的朋友说我们是上海的后花园，茶叶、红桃、冬笋、香菇、木耳、石斛、小鱼干都运出来卖给青睐生态农副产品的上海人。

吃到六安的农副产品，喝到六安的瓜片茶，六安在上海的知名度大大提高。这一趟走进六安，又一次到佛子岭去，我这才知道，六安还是更为响亮的

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域，六安不仅仅是一片产农副产品的绿色山区，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历史，晚年的周总理在1975年病中想着喝一口六安瓜片，是因为他怀念已逝的战友叶挺，叶挺将军转战鄂豫皖时，曾给周总理送过一筒六安瓜片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修建的共和国第一坝，筑起的佛子岭水库，就是根治淮河的重要水利工程。佛子岭水库建好了，才把当年时不时危害百姓的水害变成了水利。

望着那条清澈碧透的淠河，引发我诗性一湾流水，我想起了小时候背过的课文：“……这阵它的水又清又浅，发起水来可吓死人……”说的原来就是千军万马修建佛子岭水库的意义。

因为当知青时种过茶，年年春天采过茶，又喜喝茶，懂一点茶，贵州省人民政府聘我为茶文化大使。这一回走进六安茶谷，我很快发现，六安的茶，和别处的全国名茶，确有不同之处，比如西湖龙井、都匀毛尖、信阳毛尖、君山银针一类名茶，都讲究喝个明前茶，清明前后采摘的茶叶，价格大不一样。六安瓜片则讲究采摘谷雨前后的茶，况且采下来加工制作的方式也不一样，甚至于卖出去的对象也不同。走进一碧万顷的茶谷，会看见路边书一条醒目的口号：中蒙俄万里茶道，六安五百里茶谷。

哦，原来五百里六安茶谷的茶，还远销到蒙古国和俄罗斯。

这是啥原因呢，走久了，在茶谷里喝一杯六安瓜片，品了几口，我顿时明白了，这茶喝来的最大特点是浓醇馥郁，其他的名茶在这一点上不能和它相比。怪不得它从晋朝流传至今，怪不得它曾是贡品，怪不得蒙古国、俄罗斯人都喜喝它，那些地方冷啊！喝来就感觉舒爽有回味。

走车看花，一路绕着弯弯拐拐的山路到佛子岭去，只见群山环抱的层峦之间，碧水缭绕，竹海茶坡连绵无尽，淡绿浓绿深翠，瞅得人眼也醉了。

一路同去佛子岭的作家苏童说：“我知道佛子岭，是小时候集香烟牌子，有一张印着佛子岭水库。”

我听了不由笑起来，这和我从笔记本上看到彩色照片，是同样的童年记忆。

泛舟佛子岭水库的碧水间，站在船头，仰望那巍然耸立的大坝，已然有了六十三年岁月痕迹，我不由问：

“这地方产酒吗？”

闻者哈哈大笑：“怎么不产酒？产。”

“是霍山酒还是佛子岭大曲？”

“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老皇历了，”闻者继续笑道，“那时候用过你说的这两个名字，三四十个人，一个小酒厂，一年到头才出产一百万产值的酒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我追着问。

“现在这酒厂，每天交给国家的利税，三百多万。”

我骇然，心算了一下，一年足有十亿。

船仍在碧水间疾行，拐弯了，我眺望着佛子岭的远近山水，随着初夏时节的风，吟出一首小诗：“船行碧水间，风轻一帆悬；雾尽群山艳，万岭露笑颜。”

是佛子岭的笑颜。

是祖国的笑颜。

刊于《人民日报》2017年7月18日

水银花开的夜晚

迟子建

腊月到正月，在哈尔滨还是有花可看的，那是寒流之笔，描画在玻璃窗上的霜花。出了正月呢，即使飘雪的日子还有，但雪魂魄已失，落地即化，霜花也杳然无影了。你若想看花，只能去花店买南方运来的鲜花了。花儿是女儿身，经不起折腾，一路奔波令其花容失色，瓶中的“花娘娘”们，总有种“身在异乡为异客”的落寞感，没有本土应时而开的花儿那么气韵饱满。

猫冬让北方人筋骨疲弱，所以当积雪消融，埋藏在雪下的枯草出狱似的，瑟瑟缩缩地出现在阳光下时，人们以为摸到春天的触角了，奔向户外的漫步者不在少数。寒风虽是强弩之末，但威力尚存，我不幸被击中，有一日傍晚从江畔回来，咳嗽流涕，身上阵阵发冷。

我便取放在玄关托盘上的体温计，想看看自己是否发烧。

我取体温计的时候，不慎将外壳的护帽朝下，这一竖不要紧，由于对接处咬合不严，护帽叛徒似的落地而逃，将体温计彻底出卖了，它随之坠落，摔成两截。

它这一跌，我家的黑夜亮了。

从玻璃管内径流溢而出的水银，魔术般地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珍珠状颗粒，像一带雪山巍峨地屹立在我面前。我先是拿来一块抹布擦拭，以为它们会像水滴一样，迅速被吸附，岂料它们欢欣鼓舞地一分二、二分三、三分四地遍撒银珠，泻地水银非但未少，反而如满天繁星，在白桦木地板上，朝我眨眼。它们

近在咫尺，却仿佛远在天边，不可征服。

我少时数理化不灵光，对水银的了解，竟来自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本小人书《一块银元》，主要情节围绕一块银元展开，写了穷人的苦，地主的恶，其中最让人惊悚的情节，是一个地主婆死了，她的儿子竟让一对童男童女为他老娘殉葬。他们给童男童女灌注了水银。故事浓墨重彩的是那个身世凄惨的童女，在出殡的行列中，她端坐在莲花上，手持一盏纱灯，双目圆睁，虽死犹生。她的亲人在路旁声声唤她，可她无法应答了。那个画面给我幼小的心灵，带来了强烈的阴影，恨地主，也恨水银。水银是毒蛇，它要了如花似玉的姑娘的命！

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水银制品，除非是在镇卫生所。那时日子穷，谁家会拥有温度计和体温计呢！如果感冒发烧了，卫生所的护士会神气地甩一下体温计，将它夹在患者腋下。童年时我曾盼着感冒（因为父母会给感冒的孩子买山楂罐头吃），但却怕发烧，万一去卫生所测体温，体温计碎裂了，水银流入我体内，我成了僵死的人，那可怎么办？谁还能在爸爸喝醉时为他取一杯茶？谁还能在妈妈拆洗被褥时为她挑上满缸的水？谁还能在姐姐除夕夜不想吃饺子时，给她烙上两张糖饼？谁还能在弟弟闯祸挨打时，夺下爸爸手中的棍子，让他少受些皮肉之苦？除了亲人，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让我难以割舍，谁能给吃饱了的猪用破木梳刷毛？谁能在黄昏时把游荡的鸡及时赶回鸡笼？谁能给看家狗偷些它惦记着的人吃的食物？还有夏天时满沟满谷的野花谁去采？冬天时满院子的白雪谁来扫？

我那时感冒了，发烧了，抗拒去卫生所，骨子里是恐惧水银体温计。总觉得我的腋窝藏着火苗，会将爆竹似的它引爆。它灿烂了，我就黑暗了。体温计是恶魔，这在看过《一块银元》小人书的同学心中，根深蒂固。以至于我们憎恨一位班主任老师时，私下议论要是小人书中被灌注了水银的是她，而不是那个女孩，该有多好。好像我们真的掌握了水银，都会沦为施恶的地主婆的儿子。

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她中等个儿，微胖，圆脸上生满雀斑，厚眼皮，眼睛不大，但很犀利。她不是本地人，住在学校的板夹泥宿舍里。因为

没有食堂，她得自己弄吃的，所以我常在清晨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。因为怕她，又因为豆腐房总是哈气缭绕，人在其中如在雾里，面目模糊，我假装没看见她，溜之乎也。

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？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。她有一杆长长的教鞭，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，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手上。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，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。她会让他们伸出手来，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，抽向落后生。痛和屈辱，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。这种示众的效果，倒是让所有的学生不甘落后，刻苦学习了。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，她头发浓密，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，我们背地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；她脸上的雀斑，被我们说成耗子屎；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，粉笔擦不慎碰着脸，成了大花脸，我们在底下偷着乐，没一个提示她的。

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，值日生的苦役就来了，会被罚连续值日。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卫生，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，高傲地站在门口，我们则像乞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，如果我们的手皱了，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，她会扔给你一块碎砖头，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皱，抠出指甲里的泥，砖头在此时就成了肥皂了。如果春夏秋冬，拿了砖头的学生会去溪边洗手（那时大兴安岭植被好，溪流遍布），冬天时只能用积雪清理了。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皱，不允许我进教室，我一赌气，到了溪边，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。看山看水，看花看草，不亦乐乎。我面临的惩罚，可想而知了。

这位班主任老师看上去跋扈，但她业务好，很敬业，也有善心。有的同学家贫，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，她还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费，并带我们进城，去照相馆拍合影。当然，她还常在我们下午该放学时，给我们加一小节课，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。如果是冬天，天黑得早，讲台就点起一根蜡烛。烛火跳跃着，忽明忽暗，她的脸也忽明忽暗，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。她不用教鞭，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，语气温柔，面目平和。

她离开我们小镇，似乎没有任何预兆。突然有一天，她要调到黑龙江东部的一个小城去，说是她恋人在那儿，是去结婚。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，是个有人惦念的人。

她要离开了，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，该同声庆祝的，可大家突然都很沮丧，因为她一点狠劲都没了。她带着偿还之意，将自己所用之物，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，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，我听说的就有书本、衣物、脸盆。在她走前，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她，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我。从此后她离开的风雨时刻，穿着雨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，总会想起她。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，成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。我们不知她婚后过得怎样，她丈夫会像我们小镇的男人那样，爱打老婆吗？她为师还喜欢手执长教鞭吗？当我们班级的卫生越来越差，同学们随地吐痰，随手丢废纸，教室再也不是窗明几净时，爱洁的女孩子就想念她；而当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，将书本视为无用之物而放任自流时，学生的家长就慨叹，要是她在就好啦，孩子就有人管了！

四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也极少想起她来。但水银泻地的这个夜晚，也过了半百之岁的我，却很热切地思念起她来。不知她是否还在她当年嫁过去的小城。按她的年龄，应是儿孙满堂，颐养天年了。

我不知当年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的长辈，是否有出自旧学堂的，她的一些教育方式，私塾痕迹明显，教育为主，体罚为辅，在今天可能会遭到众口一词的谴责。但试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荒僻的山镇，一个有抱负的教师，面对着一群天性顽劣的野孩子，她最直接有效的教书育人方式，也许就是恩威并施。她用教鞭打了那么多孩子，可没一个因之致残或受伤，可见她心里是有轻重和尺度的；当她把砖头抛向你，让你蹭掉手上的皴时，尽管你满心不快，但至少让你从此后注意个人卫生，时常用温水泡手，让它们散发出我们那个年龄的手，本该有的鲜润光泽。

再回到体温计碎裂的那个夜晚吧。夜一点点地黑起来，我见抹布清理水银，起到的反而是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赶紧上网查询对付它们的办法。水银有毒，我

先是敞开窗子通风，然后用笤帚将它们轻轻扫到撮子里，放到一个新打开的垃圾袋中，之后用纸巾擦拭余下的细碎的水银珠。每片纸巾罩住一两颗，将它们轻轻拈起，包饺子似的封住口，丢进垃圾袋，再取一片纸巾奔向另一处。我就这样朝圣似的趴在地上捉水银珠，足足用了半盒纸巾，直到我认为已把它们消灭殆尽。

我关了厅里的灯，打算回卧室休息一下。借着卧室的微光，我突然发现刚清理过的地板上，仍有水银珠一闪一闪的。我不相信，取了手电筒照向那里。嗬呀，这分明是一个微观花园么，我发现了无数颗更加细小的水银珠粒，在白桦木地板的表面和缝隙，花儿一样绽放着。

这不死的花朵，实难相送，那就索性不送，我不相信就凭它们，会让我性命堪忧——将其当花来赏又如何！权当它们是蜡梅的心，是芍药的眼，是丁香的小袄，是莲花的罗裙！

因为在黑夜面前，所有的花朵都是无辜的。

刊于《文汇报》2017年4月16日

松浦居随笔

张 炜

葡萄园

我不知还有什么比一座葡萄园更好。拥有这样一片园子将是幸福的。它是生机盎然和甜美的代名词，是和平与安逸、勤奋与劳动的代名词。如果这片葡萄园在半岛地区，享受了湿润的海风和明丽的阳光，那么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美好了。

什么人拥有这样的一片园子更好？首先是种植葡萄的行家里手。半岛上有许多这样的人，他们的一辈子劳作就为了北风吹出的葡萄香气，为了人们口中的甜汁和酒厂的佳酿。他们因为日日操劳而变得肤色黧黑，脸上闪着光亮。

如果一个读书人做了葡萄园，那可能也是上上之选。为了不致太孟浪（注：鲁莽、冒失之意），这样一个人最好和老葡萄把式合伙干，这样才稳妥一些。这种工作不像想象般的浪漫，它甚至一点都不浪漫。这是一种辛苦的农活，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园艺。如果只看到一片茂盛的葡萄树而忽略了其中的奥秘，那是太天真了。以为施用了充足的肥水就可以享用适而至的收获，那也太过奢望了。这是古老而神秘的种植，从地球的另一面算起，关于它的记载汗牛充栋。圣卷典籍上的尤其要注意，那些神圣的记录不可不牢记在心。

葡萄园会被学贯中西的人士看成某种象征。这个意思自然是存在的。这不是书生意气，更不是偏见。有葡萄园的地方该有完全不同的气氛，似乎属于另